

《地理人子须知》卷一

《地理人子须知》卷一 1

罗珪鑫注：此后转录的八卷《地理人子须知》颇具参考价值，但任何经书都是死物，只有人的心

目是活的，更甚者有不少内容已遭后人篡改，特此告戒易友，不可死拘经书秘诀，贵在活学活用！

[明]徐善继、徐善述 著

重刊人子须知资孝地理心学统宗卷一之上

江右山人徐善继述 同著

此一册专论天下大干龙。龙居地理四科之首，堪舆家莫要于论龙。论龙而不知天下大干，则所见者近而不远，所究者浅而不深，所窥者狭而不广，乌乎可哉？故首论天下大干龙，庶几识其大者。

论昆仑为诸山之祖

《性理大全》临川吴氏曰：“天下之山脉起于昆仑。”蔡牧堂《发微论》曰：“凡山皆祖昆仑。”陶公《捉脉赋》云：“大智察脉，起自昆仑。”《明山宝鉴》云：“山脉之起，本于昆仑。”郭氏《锦囊经》云：“葬者原其始，乘其止。”诚以地理之法，龙则原其始，穴则乘其止，故不可不审山之起祖处也。然观山之所始，必究其水之所起；观龙之所终，必察其水之所界。今以舆图考之，天下之水皆原于西北。是可见山起于西北矣。蔡文正公曰：“山水皆原于西北，故禹叙山叙水，皆自西北而东南是也。或云昆仑在西海戌地，北海亥地，东南接积石圃，西北接北户之室，东北临太活之井，西南至城南之谷，亦荒远莫稽。而杨公又云须弥山生四龙，昆仑山特其南肢。葛溪氏述其说曰：“须弥山是天地骨，中镇天心为巨物。四肢分作四世界，惟有南龙入中国。南龙入自昆仑山，龙子龙孙皆可别。”虽据佛经，人所罕见，阙之可也。今但以中国山川之可考者论之，则昆仑诚诸山之祖，在中国之西北。九峯蔡氏云：“中国山势冈脊，大抵皆自西北而来。”盖可见矣。

《昆仑说》曰：昆崙之山三汲，下曰樊桐，一名板松；二曰玄圃，一名閼风；上曰层城，一名天庭。是谓大帝之居，去嵩高五万里，地之中也。《禹本纪》与此同。高诱称河出昆仑，伏流地中万三千里。禹道而通之，出积石山。按《山海经》，自昆仑至积石，一千七百四十里，自积石出陇西郡至洛，準地志可五千余里。又按《穆天子传》，天子自昆仑入于宗周万里。西土之数，自宗周灋水以西，北至于河宗之邦。阳紆之山，三千有四百里。自阳紆西至河首四千里，合七千四百里。外国图又云，从大晋国正西七万里得昆仑之墟，诸仙居之。”数说不同。其高万一千里。《山海经》称方八百里，高万仞。郭景纯以为自上二千五百余里。《淮南子》称高万一千一百里一十四步二尺六寸。

总论中国之山

朱子曰：“河图言昆仑为地之中，中国至于閼音田二万里。于閼贡使自言西去四千三百余里即昆仑。今中国在昆仑东南，而天下之山祖于昆仑，惟派三千以入中国。其入夷国之山无可考，亦不足论。今以中国言之，其河北诸山，则自北寰武、岚宪诸州，乘高而来，山脊以西之水，流入龙门西河，脊东之水，流于幽冀，入于东海。其西一支为湖口泰岳。次一支包汾晋之原而南出，以为析城、王屋，而又西折为雷首。又一支为恒山，又一支为太行山。太行山一千里，其山高甚。上党在山脊，河东河北诸州在山支。其最长一支为燕山，尽于平梁。大河以南诸山，则關中之山，皆自蜀汉而来。一支至长安而尽。關中一支生下函谷。以至嵩、少，东尽泰山。一支自嶓冢、汉水之北生下，尽扬州江南诸山，皆祖于岷江，出岷山。岷山夹江两岸而行，那边一支，去为江北许多去处。这边一支，分散为湖南、闽、广，尽于两浙、建康。其一支为衡山，而尽于洞庭、九江之西。其一支度桂岭，则包湘源，而北经袁筠之地，以尽于庐阜。其一支自南而东，则包彭蠡之原，度歙黄山，以尽于建康。又自天目山分一支，尽于浙江西之山。皆自五岭贛上来，自南而北。闽广之山，自北而南。一支则又包浙江之原，北首以尽会稽，南尾以尽闽粤。此中国诸山祖宗支派之大纲也。

上特举天下山而言，未及水也。复辑山水总说于后云。按仁山金氏曰：天地常形，固相为勾连贯通。然亦各有脉络。自昆仑而东北言之，则自积石而北，为湟水、星海、青海，以至浩亶，皆河源也。入匈奴以东，为阴山。又东南，自代北、云朔，分而南趋，为北岳，以至太行，是为河北之脊。壶口、雷首、太岳、析城、王屋，皆其羣峯。汾晋、涿易、滹漳、洹卫，则皆其诸水也。分而东趋者，行幽燕之北，为五關之险。以至营平而为碣石，此北络也。自昆仑以东言之，则自西倾而洮水出自北，入河。恒水出其南，入江。又东，为朱圉、鸟鼠诸陇，则为渭之源。以北即夹河源而北。以东，若岍岐，若荆山诸峰，泾水、漆、沮诸源也。自渭以南，即西倾而下诸峰亘为络，南屹为太华，东北为穀陝，东南为熊耳、方外、嵩高、伊、洛之源。又南，为桐柏、淮源，以达于淮西诸山。此中络也。又自西倾朱圉而南分，是为蟠冢汉源，夹汉而趋者，北即终南、华、熊诸陇。南则蜀东诸峰。说者谓蜀东诸山皆蟠冢，正谓其冈岫绵亘耳。又东南言之，是为岷山江源，夹江而东者。北支即西倾以南，蟠冢以西之脉，为洹水，西汉水，如江陵诸源。其面支即南趋为蒙蔡诸山，青衣、大流、马湖、江诸源。又东包涪、黔，一盘而北，为三峡。其出者包络九江之源。中盘中为衡山。其再盘而北，为庐阜。其岭之东出者，又为袁、吉、章、贡、旺信诸江之源。至分水鱼梁岭，三盘而北趋，过新安，峙天目，尽升润。再盘之间，其水聚洞庭。三盘之间，其水聚彭蠡。三盘以东，则南为闽浙，北为震泽。此南络也。惟泰山则特起东方，横亘左右，以障中原。此所以为异与。又曰泰山特起东方，为中国水口表鎮。禹贡道水略云：“导河至同，为逆河，入于海。导漾至东，为北江，入于海。导江至东，为中江，入于海。导沅水至东北，会于汶，又东入于海。导淮至东，会于泗、沂，东入于海。导渭至东，过漆、沮入于河。导洛至东，会于伊，又东北入于河。此中国山水大势也。”

朱子曰：河图言：“昆仑者，地之中也。”《素问》曰：“天不足西北，地不满东南。”《水经》云：“昆仑取嵩山五万里。”看来不会如此远。盖中国至于阆二万里。于阆至昆仑无缘更有三万里。

《文昌杂錄》记于阆遣使来贡献。使者自言其地四千三百余里即昆仑

山。今中国在昆仑之东南，而天竺诸国在其正南。大抵地形如馒头然，其尖则昆仑也。九峯蔡氏曰：河北诸山，根本脊脉皆自代北寰武、岚宪诸州乘高而来。其脊以西之水，则西流以入龙门。西河之上流，其脊以东之水则东流而为桑干、幽冀，以入于海。其西一支，为壶口、泰岳。次一支，包汾晋之原而南出，以为析城、王屋。而又西折，以为雷首。又次一支，乃为太行，又次一支，乃为恒山。此大河北境之山也。其江汉南境之山，则岷山之脉，其北一支为衡山，而尽于洞庭之西。其南一支度桂岭，北经袁筠之地，至德安之敷浅源。二支之间，湘水间断，衡山在湘水西南，敷浅源在湘水东北。朱子曰：天下之山，西北最高。自關中一支生下函谷，以至嵩少，东尽泰山。此是一支。又自蟠冢汉水之北，生下一支，至扬州而尽。江南诸山，则又自岷山分一支，以尽于两浙、闽广。又曰：大凡两水夹行，中间必有山；两山夹行，中间必有水。江出岷山，岷山夹江两岸而行，那边一支去为江北许多去处，这边一支为湖湘南。又一支为建康，又一支为福建二广。又曰：岷山之脉，其一支为衡山者，已尽于九江之西。其一支又南而东度桂岭者，则包湘源，而北经袁筠之境，以尽于庐阜。其一支又南而东度庾岭者，则包彭蠡之源，以北尽于建康。其一支则又东包浙江之原，而北其首以尽会稽，南其尾以尽于闽粤。《朱子语錄》云：佛经云：昆仑山顶有阿耨大池，水流四面出，东南流入中国者，为黄河。其三方流者，为弱水、黑水之类。《东坡指掌图》云：西域在匈奴之西，乌孙之南。南北有大山，中央有河，东则接汉。所以玉门、阳關西，则限以葱岭。其南山东出金城，与汉南山属焉。其河有两源，一出葱岭，一出于阆。于阆在南山下，其河北流，与葱岭河合，东注浦昌海。其水停居，冬夏不增减。世皆以为潜行于地下，南出于积石山，为中国河云。临川吴氏曰：水发自昆仑者，其源为最远。惟中国之河为然。汉之发源于蟠冢，江之发源于岷山以西，视他水亦可谓远，而非极于山脉初起之处，则不得与河源并也。故天下有源之水，河为第一。古人祭川，先河后海，重其源也。朱子曰：女真起处有鸭綠江。传云：“天下有三处大水，曰黄河，曰长江，曰鸭綠江是也。蔡牧堂曰：凡山皆祖昆仑，分支分脉，愈繁愈细，此一本而万殊也。凡水皆

宗大海，异派同流，愈含愈广，此万殊而一本也。临川吴氏曰：天下之山脉起于昆仑。山脉之所起，即水源之所发也。《水经》云：江水出岷山，在蜀氏道县，大江所出，东南过其县北。岷山，即读山也，水曰读水。又谓之文阜山，在徽外，江水所导也。《益州记》曰：大江泉源，即今所闻始发羊膊岭下。绿崖散漫，小大百数，殆未滥觞矣。东南下百余里，至白马岭而历天彭阙，亦谓之天谷。秦昭王以李冰为蜀守。冰见氏道县有天彭山，两山相对，其形如阙，谓之天彭阙，亦曰天彭门。江水自此以上，至微弱，所谓发源滥觞者，淮水淮水出南阳平氏县胎簪山东北，过桐栢山。《山海经》曰：淮出余山，在朝阳东久乡西。《尚书》“导淮自桐栢。”《地理志》曰：“南阳平氏县，王莽之平善也。”《风俗通》曰：“南阳平氏县，桐栢大复山在东南，淮水所出也。”淮，均也。《春秋说题辞》曰：“淮者，均其势也。”《释名》曰：“淮，韦也，韦统扬州北界，东至于海也”。河水《春秋说题辞》曰：“河之为言，荷也。”《释名》曰：“河，下也。随地下处而通流也。”《考异邮》曰：“河者，水之气，四渎之精也。”《孝经援神契》曰：“河者，水之伯，上应天汉。”《新论》曰：“四渎之源，河最高而长。从高注下，水流激浚，故其流忽。”徐干《齐都赋》曰：“川渎则洪河洋洋，发源昆仑；九流分游，北朝沧渊。惊波沛厉，望海扬奔。”《物理论》曰：“河色黄者，众川之流，盖浊之也。百里一小曲，千里一曲一直矣。”汉大司马张仲议曰：“河水浊，清澄一石水，六斗泥。而民竞引河溉田。今河不通利，至三月桃花水至，则河决，以其噎不泄也。禁民勿复引河。”是黄河兼浊河之名矣。《述征记》曰：“盟津、河津恒浊，方河为狭，此淮济为阔。寒则冰厚数丈。冰始合，车马不敢过，须要狐行。云狐善听，水下无声，乃过。人见狐行，方渡。”又《河水说》、《山海经》曰：“河水出渤海。”又海水西北入。禹所导积石山，山在陇西郡河间县西南羌中。余考群书，咸言河出昆仑源，潜发沦于蒲昌，出于海水。故《洛书》曰：“河自昆仑出于重野。”谓此矣。经积石而为中国河，故成公子安《大河赋》曰：“览百川之弘北，莫尚美于黄河。潜昆仑之峻极，出积石之嵯峨。”释氏《西域传》曰：“河自蒲昌潜行地下，

南出积石。”而经文在此似乎不同。积石宜在蒲昌海下矣。汉水漾水，即汉水发源也。漾水出陇西氐道县嶓冢山东，至武都沮县为汉水。又东南，至广魏白水县西。又东南，至葭萌县东北，与漾水合，沔水即汉水。沔出武都沮县东狼谷中，沔水一名沮水。阚骃曰：“以其初出沮洳然，故曰沮水。此县之受名焉。导源南流，泉街水注之。出河池县东南，流入沮县，会于沔。沔水又东南，径沮水成而东南流，注汉。而沮口所谓沔汉者也。《尚书》曰：“嶓冢导漾东流为汉。”《山海经》所谓汉出鲋赂山也。东北流，得献水口。庚仲雍云：是水南至闕城，合西汉水。汉水又东，北合沮口，同为汉水之源也。故如淳曰：“此方为汉水，为沔水。”故孔安国曰“漾水东流为沔”，盖与沔合也。至汉中为汉水，是互相通称矣。济水济出王屋山，今孟州。始禹导水流而为济，截河南渡，东流与汶水会。又北，东入于海。兖州在济河之间，济发源为名。今济州乃发源也。济水自王莽时入河，同流入海，济河之地无济水矣。

论九州岛山鎮川泽

按《周礼·职方氏》曰：东南曰扬州，其山鎮曰会稽，其泽藪曰具区五湖也，在吴南，其川三江，其浸五湖。正南曰荊州，其山镇曰衡山，其泽藪曰云梦，其川江汉，其浸颖湛湛未闻。河南曰豫州，其山镇曰华山，其泽藪曰莆田在中牟，其川荧雒，其浸波音播漒。正东曰青州，其山镇曰沂山盖在沂水所出，其泽藪曰望诸在睢阳，其川淮泗，其浸沂沐沐出东浣。河东曰兖州，其山镇曰岱山，其泽藪曰大野在巨野，其川河洙，其浸卢维卢维昔为雷雍，《禹贡》雷夏、雍沮是也。雷夏在城阳。正西曰雍州，其山镇曰岳山吴岳也，在沂，其泽藪曰弦在沂蒲，其川泾在泾阳、汭在豳地，其浸渭、洛洛出懷德。东北曰幽州，其山镇曰医无闾在辽东，其泽藪曰豸养在长广，其川河、洙，其浸菑出莱芜、时出般阳。河内曰冀州，其山镇曰霍山在彘，其泽藪曰阳紆所在未闻。其川漳拙长，其浸汾出汾阳、潞出归德。正北曰并州，其山镇曰常山在上曲阳，其泽藪曰昭余祁在郟，其川呼池出鹵城、呕夷出平舒，其浸涑出广昌、易出故安。注曰：此九州岛川界。扬、荊、豫、兖、雍、冀，与禹贡略同。青州则徐州之地，幽并则冀州之

地，独无梁云。

论山河两戒

按：唐一行以天下山河之象存乎两戒。北戒自三危、积石，负终南地络之阴，东及太华，逾河，并雷首、底柱、王屋、太行，北抵常山之右，乃东循塞垣，至濊貊、朝鲜，是谓北纪，所以限戎狄也。南戒自岷山、蟠冢，负地络之阳，东及太华，连商山、熊耳、外方、桐柏，自上洛南逾江、汉，携武当、荆山，至于衡阳，乃东循岭徼，达东瓯、闽中，是谓南纪，所以限蛮夷也。故《星经》谓“北戒为‘胡门’，南戒为‘越门’。”

河源自北纪之首，循雍州北徼，达华阴，而地络相会，并行而东，至太行之曲，分而东流，与泾、渭、济渎相为表里，谓之“北河”。江源自南纪之首，循梁州南徼，达华阳，而与地络相会，并行而东，及荆山之阳，分而东流，与汉水、淮渎相为表里，谓之“南河”。故于天象则弘农分陕为西河之会，五服诸侯在焉。自陕而西为溱凉。北纪山河之曲为晋、代，南纪山河之曲为巴、蜀。皆负险用武之国也。自陕而东，三川、中岳用为成周。西距外方、大伾，北至于济，南至于淮，东达巨野，为宋、陈、郑、蔡。河内及济水之阳为鄴、卫；汉东滨淮水之阴为申随。皆四战用文之国也。北纪之东，至北河之北，为邢、赵。南纪之东，至河南之南，为荆、楚。自北河下流，南距岱山，为三齐，夹右碣石为北燕。自南河下流，北距岱山，为邹、鲁。南涉江、淮，为吴、越。皆负海之国，货殖之所阜也。自河源循塞垣北，东及海，为戎狄。自江源循岭徼南，东及海，为蛮越。观两河之象，与云汉之所终始，而分野可知矣。

论三大干龙

朱子曰：天下有三处大水，曰黄河，曰长江，曰鸭绿江。今以舆图考之，长江与南海夹南条，尽于东南海。黄河与长江夹中条，尽于东海。黄河与鸭绿江夹北条，尽于辽海。按：鸭绿江，近时使朝鲜诸臣至其地见之。回，谓其源甚短浅，必别有一水来送北干。然荒溟莫之能考矣。此则自其水原极远者言之耳。若其分干之条犹多，难以尽举。如以江淮河汉四渎论，则中干又自分三条。大抵河源极长，江次

之，淮汉又次之。故有三条四列之说，不过概论其大而已。

论南条干龙脉络

按廖氏金璧玄文云：“大江以南之龙，其脉起自岷山在茂州岷山县。遶行向西，自西而南，至云南之境，又东趋夜郎，踰桂岭，至零陵，为九疑山，入桂连。”《撼龙经》云“五岭分星入桂连”是也。过大庾岭，出南雄山汀，从邵武抵信走徽，东行为天目。一枝为钱塘。《经》云“一枝分送入海门”凡称经者，即杨公三龙经。后仿此，又云“海门旺气连闽粤，南陇支龙交相缠。此是海门南脉络，货财文武交相错”是也。一枝为建康今南京应天府，尽江阴。《经》云“干龙尽在江阴滨”是也。一枝逆长江尽鄱湖。其水源，自蜀岷山至于九江，会彭蠡，下而过秣陵，出京口，以入于海。

论中条干龙脉络

大河以南，大江以北，乃中条干龙。其脉起自西倾在洮州临草县，行陇右，《经》云“山来龙右尖如削，尽是贪狼更高卓”是也。过凤翔，《经》云“行行退却大散关在凤翔府宝鸡县，百二山河在此间。大缠大护到函谷在宏农县，水遶黄河如玦环”是也。为长安。一枝出熊耳在高州，《经》云“低平渐渐出熊耳，万里平洋渐如砥”是也。为嵩岳，为汴，《经》云“大梁形势亦无山，到此寻龙何处是？若无河流与淮水，渺渺茫茫不见山”是也。此处脉乱于河，《经》云“河流冲决山断绝，又无石骨又无脉。君若到彼说星峯，一句不容三寸舌”是也。出兗为泰岳，《经》云“黄河在北大江南，两水夹行势不绝。行到鲁齐忽起峯，兗州东岳插天雄。分枝擘脉锤灵气，圣贤多在鲁邦中”是也。一枝尽于沧棣，一枝尽于登莱。其水源则济水出絳州垣曲县，至孟州温县入河。复出河之南，溢而为滎。又东北，至于青州入海。自宋元以来，河水穿淮，黄河故道淤，而东岳泰山今在河北矣。

又一枝自嶧冢西行湄州、汉水之间，出武關，由裕过唐，抵信阳，行淮水之南，趋庐，行淮水之东，为扬，尽于通。

其水源，汉水出嶧冢，至汉阳县入江。淮水出桐柏山在唐州桐柏县，至淮安入海。此中干分而为二，故曰三条四列。

论北条干龙脉络

大河以北之龙，其脉起自昆仑。《经》云“昆仑山脚出阆颜阆音田，西戎国名，只只都是破军山。连绵走入瀚海北北海名，风俗强悍人粗顽。生儿五岁学骑射，骨鲠方刚是此间”是也。至白登山名，在大同府白登县。西一枝为壶口在隰州吉乡县、太岳在晋州霍邑。次一枝南出为析城在泽州阳城县、而又西折为雷首在河中府河中县。又次一枝为太行在怀梦河内，北至幽州，九岭绵亘一十二州之界有八陁。又次一枝为恒山在定州曲阳县。又次一枝为燕山，尽于平滦碣石山在平州庐县。《经》云“若以干龙论大尽，太行碣石至海堧”是也。其水源则汾水，出管州管涔山，至絳州入于海。

以上中国诸山，皆始昆仑，分脉四列，以遍九州岛岛。北条出河北，入云中，过雁门、代郡，复回南而太原帝邱，循太行、恒山，派九河。东北渡辽海以入于海，为冀燕之分。中条出河南，自秦、陇、三辅入丰、沛、汾、晋，派伊、洛，东而淮泗，以入于海，为雍、豫、青、徐之分。南条出江南，自陝右分出西鄙，回巴蜀，踰荆衡，入黔中。东而匡阜，南极岭。复东北，渡闽粤，跨三吴，自浙右以入于海。为梁、荆、扬之分。此三千之布于九州岛岛也。三千之龙，中干为最尊。次北干，又次南干。历代以来，如汉高祖之泗上，汉光武之白水村，宋太祖之夹马营，我太祖之锤离乡，我世宗肃皇帝之龙飞承天，皆在中干。而唐虞之君，俱为北产。南干至宋高宗南渡来，运气方兴，萃产朱子，为万世儒宗。而迩来人物，东南颇多，其最长者为金陵，我国朝根本重地，太祖高皇帝龙兴之畿也。中干之最长者尽东泰，翻身顾祖，东海外荡，河江前回。萃产孔圣，及贤贵凝聚。宋末河徙，截其来脉者三，会通河复加截之，其力遂微。而中干之旺气乃萃于四州凤阳。我皇朝熙祖仁祖二陵在焉。按王文禄《龙兴慈记》云：“泗州有杨家墩，墩有窝。熙祖尝卧其中，有二道士过，指卧处曰：‘若葬此，出天子。’其徒曰：‘何也？’曰：‘此地气暖。试以枯枝栽之，十日必生叶。’告熙祖起曰：‘汝闻吾言乎？’熙祖佯睡。乃以枯枝插之去。熙祖候之十日，果生叶。熙祖拔去，另以枯枝插之。二道士复来。其徒曰：‘叶何不生？’是时熙祖在傍，睨之。道士指曰：‘此必人拔去矣。’熙祖知不能隐。道士谓之曰：‘汝有福，歿后当

陈太后孕太祖，皆言此墩有天子气。仁祖徙凤阳，生太祖于盱眙县钟离灵乡，方圆长许，至今不生草木。仁祖崩，太祖奉神枢至中途九龙岗，风雨大作，索断，土自壅成坟。人言葬九龙头上。”按松江徐长谷大地图云：“熙祖陵龙脉发自中条，王气攸萃。前潕水成湖作内明堂。淮河、黄河合襟作外明堂。淮上九峯插天，为远案。黄河西遶。元末，东开会通河复遶之，而圣祖生矣。”仁祖陵即吴景鸾献宋室者。宋不能用，盖天留以待我皇朝之厚福无疆也，岂偶然哉？北干最长，为燕京，今京师也。朱子曰：“冀都是正天地中间，好个大风水。山脉从云中发来。云中正高脊处，自脊以西之水，则西流入于龙门、西河；自脊以东之水，则东流入于海。前面黄河环遶。右畔是华山耸立，为虎。自华来至中为嵩山，是为前案。遂过去为泰山，耸于左，是为龙。淮南诸山是第二重案，江南诸山及五岭南安大庾岭、桂阳骑田岭、九真都庞岭、临贺萌治岭、治安越城岭是也。又为第三四重案。”正谓此也。吴兴唐子镇以燕京为枝结，谓朱子所论冀都指作尧都，非也。彼盖未考舜分冀东为幽州，而幽燕古通称冀耳。倘如所指，则朱子又何复曰“尧都中原，风水极佳，左河东太行诸山相绕，海岛诸山亦皆相向”云云？此不待辨说而明矣。故邱文庄公《循义补》直以朱子所称为今京师，诚确见也。其以燕京为枝结者，不为妄谈乎？夫南干正结为南畿，及我太祖高皇帝孝陵在焉。中干正结为我熙祖泗州、仁祖凤阳二陵。中结为我承天献宗皇帝显陵。北干正结为今日京师暨天寿山昌平州列圣陵寝。三干之尽，惟我朝独会其全。回视唐虞以来，或得正干之一，或得分干之一者，亦能衍数百年之基，则我皇朝三大干之全福力量，真亿万斯年可预卜于兹也。草茅之士，躬逢其盛，宁不为圣朝之深庆哉。

重刊人子须知资孝地理心学统宗卷一之下

江右山人徐善继述 同着

此一册专论天下古今帝都及星垣所合形势。顾草茅之士何敢僭议及此？且非人子求风水者之事。但欲论地，必先识大干龙。而大干龙之所鍾，必天下大都会大垣局，亦君子所当知者，爰辑其大概于左。

帝都

夫地理之大，莫先于建都立国。稽古之先哲王，将营都邑，罔不度其可居之地以审其吉凶。如公刘将居豳也，其《诗》曰：“于胥斯原”。太王将居岐也，其《诗》曰：“聿来胥宇。”武王将居镐京，其《诗》曰：“宅是镐京。”成王将营洛邑，《书》曰：“召公既相宅。”卫文公将营楚丘，其诗曰：“升虚望楚。”见于经者如此，则宅都诚不可不重也。虽然，张子微有云：“帝王之兴也，以德而不以力；其守也，以道而不以地。”尧舜圣人，其所建立，未必虑及于风水之说。但圣人之兴，自合造化，圣人所作，动为法则，风水固不拘，而密协于龟卜。即天造地设之自然者也。故《易》曰：“王公设险以守其国，此理固先天地而有，即风水之攸始矣。予尝稽诸历代建都之地，得正龙之所钟而合天星之垣局者，则传代多，历年久；非其正龙而不合星垣者，则皆随建随灭，岂非地理之明征乎。谨将历代建都之所详录以备参考云尔。

历代帝都考

伏羲都陈今河南开封府陈州，在位一百一十五年。

神农都陈河南，徙曲阜今山东兖州府曲阜县，在位一百四十年。

黄帝都涿鹿今北直隶，传四世，共三百九十年。

尧都平阳今山西平阳府，在位七十二年。

舜都蒲坂今山西蒲州，在位六十一年。

禹都安邑今山西安邑县，传十七世，共四百五十八年。

汤都亳今河南归德府，传二十八世，共六百四十四年。

周都镐關中，东迁洛阳，传三十七世，共八百七十三年。

秦都咸阳今陕西西安府，传三世，共称帝一十五年。

西汉都關中今陕西西安府，传十二世，共二百一十四年。

东汉都洛阳今河南府，传十二世，共一百九十六年。

三国汉都成都四川，二主，四十三年；魏都邺，五主，四十六年；吴都建康，四主，五十二年。

西晋都洛阳今河南府，传四世，共三十七年。

东晋都建康今应天府，传十一世，共一百四年。

十三年；梁四主，五十六年；陈五主，三十三年。

隋都长安今陕西，传三世，共三十八年。

唐都长安，传一十八世，共二百六十九年；昭宗徙洛阳，传二世，共十八年。

宋都汴今河南，传九世，共一百六十七年；高宗徙杭，传九世，共一百五十三年。

元都燕今京师顺天府，传九世，共八十八年。

明太祖高皇帝都金陵今南京应天府，成祖文皇帝徙燕今京师即元故都。

论帝都必合星垣

夫帝都者，天子之京几，万方之枢会。于以出政行令，莅中国，抚四夷，宰百官，统万民，天下至尊之地也。地理之大，莫先于此。必上合天星垣局，下锤正龙王气，然后可建立焉。盖在天为帝座星官，在地为帝居都会，亦天象地形自然理耳。杨公云：“大抵山形虽在山，地有精光属星次。体魄在地光在天，识得星光真精艺。”故为地学，奚直俯察地理已哉！又须仰观天文，始尽其奥。按《天文志·浑象》：中外官星凡二百四十六名，千二百八十一星。微星万一千五百二十，分布中外为垣者，曰紫薇、太微、天市。垣之中皆有帝座，凡建都处，山川形势，须与此合。杨公云：“要识垣中有帝星，皇都坐定甚分明。”廖氏云“帝都必要合星垣，紫薇在中天。其次太微与天市，皆有帝座”位是也。今以三垣天星地形述后。外少微垣为士大夫权天帝文章之府。天苑、天园为天子养兽植菓之所。虽亦有垣，而无帝座正位，地形纵合，亦非统一寰宇，享有久远之都在。

按《天文志》，中天北极紫薇星垣，天皇之宸极，太乙之常居也。北极五星正临亥地，为天帝之最尊，所以南面而治者也。三光迭运，极星不移。孔子所谓“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”是也。后有四辅四星居壬，勾陈六星居干，天纲八星居戌，华盖九星居北，阁道五星居癸，咸池五星居丑，八穀八星居艮，天将军四星居寅，内陛六星居甲，司命六贵人在震，三师三星在乙。又有天理四星居辰，五诸侯五星居巽，

枪三星居未。天床三星居坤。天梧五星居申，阳德、阴德二星居庚。内屏二星居兑。天乙、柱史、女史三星居辛。而有左卫七相、右卫七将以藩屏帝室。泰阶、六符辅治北斗七政以翼垣。此紫微垣星局之悬象于天者也。

《步天歌》：中元北极紫微宫，北极五星在其中。大帝之座第二座，第三之星庶子居。第一号曰为太子，四为后宫五天极。左鸟四星是四辅，天以太乙当门路。左枢右枢夹南门，两面管卫一十五。主宰少尉两相对，少宰上辅次少辅。上卫少卫次上丞，后门东边大赞府。门西唤作一少丞，以次却向前门数。阴德门里两黄聚，尚书以次其位五。女史柱史各一户，御女四星五天柱。天理之星阴德边，勾陈尾指北极颠。勾陈六星六甲前，天皇独在勾陈里。五帝内座后门是，华盖井杠十六星。杠作柄象华盖形，盖上连连九个星。名曰传舍如连丁，垣外左右各六珠。右是内阶左天厨，阶前八星名八穀。厨下五个天梧宿，天床六星左枢右。内厨二星右枢对，文昌斗上半月形。稀疏分明六个星，文昌之下曰三公。太尊只向三公明，天牢六星太尊边。太阳之中四势前，一个宰相太阳侧。更有三公相西偏，即是天戈一星圆。天理四星斗里暗，辅星近着闾阳炎。北斗之宿七星明，第一主宰名枢精。第二第三璇玑是，四曰权星第五衡。闾阳摇光六七星，摇光左三天枪明。

右紫微垣列形于地之局势大略也。杨公云：“紫微垣外前后门，华盖三台前后卫。中有过水名御沟，抱城屈曲中间流。”又云“直朝射入紫垣气”。廖氏云“紫垣西藩星有七，东藩八星出。华盖杠星在后门，天床前面陈。中央一水直朝入，抱城九回屈。万山簇拥昼朝迎，拱极不虚称”是也。

右南宫太微星垣，三光之庭，天帝受厘告功之室也。中有五帝座，正居北地。太乙、五尚书正居巽地。内有郎官、即位、三公、谒者、九卿、五侯以辅导帝极。前有明堂三星居巳，灵台三星居午，常陈为耳目之官，西将、东相各四星为藩垣。东华、西华为门掖。掖左右二星为执法。后有太阳守、太阴守各二星，为卫。前有张、翼、轸三宿

《步天歌》：上元天庭太微宫，昭昭列象在苍穹。端门只是门之中，左右执法门西东。门左皂衣一谒者，以次则是乌三公。三黑九卿公皆立，五黑诸侯卿后行。四个门星主后屏，五帝内座于中正。幸臣太子并从官，乌列帝后从东定。即将虎贲居左右，常陈郎位屈其后。常陈七星勿相误，郎位陈东一十五。两面官垣十星布，左右执法是其数。宫外明堂布政官，三个灵台候云雨。

右太微垣列形于地之局势大略也。杨公云“方正之垣号太微”。又云“横城水绕太微势”。又云“东华西华门水横，水外四围列峰位。此是垣前执法星，却分左右为兵卫。”廖金精《泄天机》云“太微垣局最方正，左右执法并。西藩上将次将先，次相上相连。东藩上相及次相，次将与上将。两藩九门分十星，一水绕城横”是也。

右东府天市星垣，天帝泉货之府也。中有帝座，正临艮地。有秤、斗、车、舟、府库、市楼、市肆以贯其中，贯索、宗人、左右侍卫。匡卫《列国分野二十二星》曰：宋、南海、燕、东海、徐、吴越、齐、中山、九河、河间、晋、郑、周、秦、巴、蜀、梁、楚、韩、西河等藩以列四方。贵人一星旁照庚地，为捍卫库之官。司命一星正临丁位，为五福寿命之司。此天市垣星局之悬象于天者也。

《步天歌》：下元一宫名天市，两扇垣墙二十二。当门六个黑市楼，门左刃星是车肆。两个宗正四宗人，宗星一双亦依次。帛度两星屠肆前，侯星还在帝王边。帝座一星常见明，四个微茫宦者星。以次两星名列肆，斗斛帝前依其次。斗是五星斛是四，垣北九是贯索星。索口横者七公成，天纪恰似七公形。数着分明多两星，纪北三星名女床。此座还依织女旁，三元之象无相侵。二十八宿随其阴，火水木土并与金，以次别有五行吟。

右天市垣列形于地之局势大略也。杨公云“垣有四门号天市。”又云“百源来聚天市垣。”廖公云“天市垣星二十二，名参国与地。国地中间有四门，东西南北分。众水分流来此聚，大河在东注。帝座居北市楼南，垣局总为祥”是也。

已上三垣天星之图则本于《天文志》，地形之图则本于廖氏《金

柱鼓瑟。但依经文，以山形水势取之。如曰“紫微垣外前后门”，“华盖三台前后卫”，“方正之垣号太微”，“垣有四门号天市”。又曰“直城射入紫微气”，“横城水绕太微势”，“百源来聚天市垣”之类，则以山水形势之大象言之，杨筠松固已说得明白。其它星宿形象，又不必尽泥也。

论北龙所结帝都垣局

北龙有燕山，即今京师也。以燕然山脉尽于此，故曰燕山。昔昭王筑黄金台以招贤者，因又称金台。古冀州地。舜分冀东北为幽州，故又谓之幽都。按邱文庄公《大学衍义补》云：“虞夏之时，天下分为九州岛岛。冀州在中国之北，其北最广，舜分冀为幽、并、荣，故幽与并、荣皆冀境也。”杨公云：“燕山最高象天市，盖北干之正结。其龙发昆仑之中脉以华夷共视为中原，盖鸭绿江外又有大干为护，绵亘数千里，至于阆，历瀚海，之玄屈曲，出夷入貊。又万余里，始至燕然山，以入中国，为燕云北京为山前曰燕，大同为山后曰云。复东行数百里，起天寿山，乃落平洋，方广千余里。辽东、辽西两枝开截黄河，前绕鸭绿，后缠而阴、恒、太行诸山，与海中诸岛相应。近则滦河、潮河、桑河、易河并诸无名小水，夹身数源，界限分明。以地理之法论之，其龙势之长，垣局之美，干龙大尽，山水大会，带黄河，扞天寿。鸭绿缠其后，碣石鎗其门，最是合风水法度。又按《衍义补》云：“《朱子语录》：‘冀都，天地间好个大风水！脉从云中发来，前面黄河环绕，泰山耸左为龙，华山耸右为虎，嵩山为前案，淮南诸山为第二重案，江南五岭诸山为第三重案。故古今建都之地，皆莫过于冀都。’”就朱子所谓风水之说观之，谓无风以散之，有水以界之也。冀州之中，三面距河处，是为平阳、蒲坂，乃尧舜建都之地。其所分东北之境，是为幽州。太行自西而来，演迤而北，绵亘魏、晋、燕、赵之境，东而极于医无闾。重开叠阜，鸾凤峙而蛟龙走，所以拥护而围绕之者，不知几千万里也。形势全，风气密，堪舆家所谓藏风聚气者，此地有之。其东一带，则汪洋大海。稍北，乃古碣石沦入海处。稍南则九河既通，所归宿之地，浴日月而浸乾坤，所以界之者，

又如此其直截而广大焉。堪舆家所谓“得水为上”者是也。

按：此皆以风水之美言之也。若以形胜论，则幽、燕自昔称雄，左环沧海，右拥太行，南襟河济，北枕居庸，苏秦所谓天府百二之国，杜牧所谓王不得不可为王之地。杨文敏谓西接太行，东临碣石，巨野亘其南，居庸控其北，势拔地以峥嵘，气摩空而巖巖。又云：燕冀内跨中原，外控朔漠，真天下都会。桂文襄公谓形胜甲天下，宸山带海，有金汤之固。盖真定以北至永平，关口不下百十，而居庸、紫荆、山海、喜峰、古北、黄花镇，险隘尤着。会通漕运便利，天津又通海运，诚万世帝王之都。自昔之都燕者，始于召公，而极于金元。然召公诸侯也，金元乃夷狄杂气，皆不足以当其大。惟我皇朝，得国之正，同乎尧舜；拓地之广，过于汉唐。功德隆盛，上当天心，下乘地气，真万世不拔之洪基也。而议者乃谓北太近胡，距塞不二百里，无藩篱之固，而天子自为守。不知今之四夷，北虏为急，倏忽来去，边备须严。若畿甸去远而委守将臣，则非居重驭轻之道矣。故我成祖文皇帝，睿意建都于此，良谟远猷，岂凡愚之所能及哉！然当时未必虑及风水之说，而默契若此，是盖圣王之兴，动与法合，天地造化，有自然相符之理。昔尧舜禹三圣之都皆北龙。今我朝畿甸亦北龙，而形胜与风水法度又皆迈之，宜其驾唐虞，迫二代，全盛如此，是固我列圣之茂德神功鸿休骏烈之不可及。然地理之应亦或然也。愚何幸，躬逢其盛。

北龙之次，有平阳、蒲坂、安邑，亦冀境，乃尧舜所都之地。按：朱子曰：“河中地形极好，乃尧舜禹故都。今晋州河中府是也。左右多山，黄河绕之，嵩河列其前。”又曰：“河东、河北皆绕太行山，尧舜禹所都，皆在太行山下。”又曰：“上党，太行山之极高处。平阳、蒲阪，山之尽头。”又曰：“尧舜都中原，风水极佳。左河东、太行诸山相绕，海岛诸山亦皆相向。右河南绕，直至泰山凑海。第二重自蜀中出湖南，出庐山诸山。第三重自五岭至明、越。又黑水之类，自北缠绕，至南海。”此皆以其大形势而言之也。张子微曰：“河中之地，右则西河，左则东河，前则南河。逾河而为壶口，近河而为覃怀，入河而为衡漳。三面距河，一面背山，所背恒山，相去甚远，逶迤而下，其平如砥。方广千里，夹水之外，四面皆有名山巨镇迎送护

卫。但堂局宽阔，非凡俗所能检点。若两腋无水夹截，即是水不交会，大龙如何得住？故夹身之左有小东河，右有西恒河。南有小南河關截于内，而大河经之，龙将马往？其它桡棹手脚，得无名之水界夹分明者，又不可数计。但眼目难于检点，举其堂局，形势可以周知。此则以其亲近者而言之也。虽然，尧舜禹圣人，道化天下，未必系于风水。然天造地设，亦自然默契之理，有不可诬者。但今风水变迁，王气销竭，无复可都矣。

论中龙所结帝都垣局

中龙有关中曰丰、曰镐、曰咸阳、长安，皆今陕西地，通曰关陕，古雍州也。杨公云“关中原是太微垣”，又曰“长安落在垣宿中。”盖中干之尊也。其龙发于昆仑。《经》曰：“黑水绵络西河，横山始起祖宗，转滎、貂、泽，自西而东，尽于雍州。”张子微曰：“长安之龙起于横山，其山皆黄石，绵亘八百余里，不生草木。及至雍州之地，泾水出安定，在雍州之西，自西而南入渭水。而北是为渭、汭。渭水出鸟鼠同穴，西为雍州之西山。至泾水所属之地则为北。惟此依山挟水，号为天府之国。”又曰：“秦都咸阳，非长安。以宫属渭，跨渭为飞桥复道，以象天阙道而属阿房。如骊山温泉，又长安之枝龙也。长安之下则有岐、梁、荆诸山为护，沔、泾、漆、沮、河水界限为卫。”蔡文节公曰：“咸阳之地，龙合之玄格，前后左右，诸山包护。”此皆谓其风水之美也。若以形胜言之，则娄敬所谓“被山带河，四塞为固。”张良所谓“左殽函，右陇蜀，沃野千里。南有巴蜀之饶，北有胡宛之利，阻三面而守，独以一面东制诸侯，乃金城千里，天府之国”者是也。故史称关中“阻山带河，四塞之险，东有函关，西有散关，南有武关，北有萧关。”吕成公亦谓关中是形势之地。欲据形势，须都关中。桂文襄公谓其山河四塞，形势甲天下。《易》曰“天险不可升”。地险山川丘陵，王公设险以守其国，惟此为然耳。故关陕之地，形胜全，龙局美，王气攸萃，而文武周公列圣笃生。自文王都岐徙丰，武王迁镐京，成王实都于镐，以据天下形势。当西周全盛时，特往来朝诸侯于洛邑。至平王避犬戎，始迁都于洛阳，号曰东周，则周日微弱，而雍州王气为秦得之。盖秦先世有非子者，善育马，为

周孝王主马。马大蕃息，分土为附庸，邑居秦。历三世，至秦仲始大。历庄襄，犬戎弑周王，襄公救周有功，封为诸侯，赐以西周畿内八百里之地。秦即其地，日以强盛，兼并天下，统一区宇。然无功德，肆暴虐，不足以当其地王气之大。汉与，以娄敬、张良之议，遂因其故都而都之，传十二帝，历二百一十四年。其后，唐又都之，传十八帝，历二百六十九年。宋人亦尝议欲都此，而以横山未入版图，故都大梁，以经营横山。盖横山当宋时，诸戎所依，为戎夏必争之地，不得之则不可都，故尔。邱文莊公曰：“秦地被山带河，四塞以为固。所谓金城千里，天府之国，得天下之百二者也。周人初起于邠，继都丰镐，天下形势之地，盖莫有过焉者也。至平王东迁而弃其地与秦，秦地始大。战国之世，山东之国六而秦居其一。六者为纵，而秦独为衡焉。卒能以少制众，并而有之，非独人力，亦地势然也。自高帝用娄敬言，西都关中，后世言形胜者必归焉。唐起晋阳，亦都于斯。自宋人都汴之后，王气消歇者五六百年于今矣。”详究文庄兹论，确有所见，而议者乃谓漕运不便。不知周与汉唐各数百年，而其储积岂无其道？且《禹贡》“若雍州，厥田惟上上”，史称沃壤千里，可以储贮。而秦号富强，顾所处之如何耳！大抵雍州非直形势险固，风水融聚为美已也。且其水深土厚，民性质朴，易于从化，尤为可嘉。朱子曰：“岐丰之地，文王用之以兴，二南之化，如彼其忠且厚也。秦人用之未几，而一变其俗，尚气概，先勇力，忘生轻死，悍然有招八州，朝同列之气。其故何哉？诚以雍州土厚水深，其民重厚质直，无郑、卫骄惰浮靡之习。以善道之，则易兴起而笃于仁义；以猛驱之，则其强毅果敢之资，亦足以强兵力农而成富强之业，非山东诸国所及也。后世欲为定都立国之计，诚不可不监乎此。而于导民之路，尤不可不慎其所之。旨哉言乎！”

中龙之次有洛阳，即周营洛邑之地也。前值伊阙，后据邙山，左瀍右涧，洛水贯其中，以象河汉。此紫微垣局也。张子微曰：“洛邑是飞龙格势，脚手本自分明，迎送却从外假合。凡大地，迎送皆取诸外而不取诸本身。所谓本身手脚，一曲屈萦回辄五六十里，或七八十里，故人不见其为乎足。况远外迎送，其得见乎？此其平夷之地，一

望无际，惟审其水源而后识之也。然洛邑居天下之中，为大龙之腹，四望平夷，近则熊耳居其右，西京在其左。取诸远则上洛在其西，太华在其东，终南惇物在其北，内方则在河南。周公所以取制天下之中，犹腹为人身都会之所也。以水而言，则洛水自西而经其前，灋、涧界其东，汾、绕其后，伊水陈其面，最合风水法度。但以形胜论之，则平夷无险，四面受敌，故周营洛邑，特以宅中图治，道里适均之故，乃于此以朝诸侯，非建都也。按《大学衍义》，陈大猷曰：“成王实都镐京，特往来朝诸侯，祀清庙于洛。故镐京谓之宗周，以其为天下所宗也。洛邑谓之成周，以周道成于此也。洛邑天下之至中，丰镐天下之至险。成王于洛邑定鼎，以朝诸侯，所以成天地中和之气。宅中以莅四海，其示天下也公。于镐京定都以壮基本，所以据天下形胜，据上游以制六合，其虑天下也远。”诚哉言也！后平王避犬戎，徙都于洛，则周室日衰，驯至不可为矣。汉初，高祖亦欲都洛，以娄敬、张良之言，都于关中。光武中兴，始于洛建都，谓之东都洛阳。却在周都河南，又隔伊水，有诸水在后，而地方之备差完，颇为可取。然皆平夷，旷洋无蔽，有德易以王，无德易以亡，不可用也。故东周都洛而能延数百年之久者，诚以文武之德，民不忍忘故尔。温公《历年图》曰：“周自平王东迁，日以衰微。至于战国，又分而为二。其土地人民不足以比强国之大夫。然天下犹尊而事之，以为共主，绵绵然久而不绝，其故何哉？文武之德植，本固而发源深也。不然，以区区数邑，处七暴国之间，一日不可存，况数百年乎？此确论也。”

中龙之又其次者，有汴梁。其龙自熊耳至此，平垣万里。大河在其北，淮河在其南，亦天苑垣也。五代梁、汉、晋、周皆都于此，年代不永。宋都之，传九帝，历一百六十七年而南迁临安。是时汴梁在河之南，犹差可取。今河水冲决而在于河之北，无复当时风水形胜矣。旧黄河在开封城北四十里。宋元以来，河徙穿淮。驯及我朝洪武二十四年，河决原武，东经开封城北五里，又南行至项城，经颍川以入淮。而旧河故道遂淤。正统十三年，又决荥阳，过开封城之西南，而城北之新河又淤。自是汴城在河之北，龙脉经河穿坏，形胜亦无，河绕可恃不可用也。盖河源于昆仑星宿海，又入地伏流数百里，不见其派。

禹之所导，始于积石，初未曾穷河源也。河至于此，其势横放冲溢。外则泾、渭、漆、沮之会于渭、汭，又有伊、洛、瀍、涧、汾、之会于底柱，所泄惟汝、泗二流。内则淡、济内河，滹沱、恒、洺从而益之，至于九河逆河，势虽远而愈胜。故有河患，非人所能制者。自三代已然。由汉、唐、宋、元迄今，频年冲决，而沿河之民悉鱼鳖矣，况可都乎？

《地理人子须知》卷一 2

论南龙所结帝都垣局

南龙有金陵，即今之南畿，我太祖高皇帝建都之地也。战国楚威王时，以其地有王气，埋金以镇之，故称金陵。汉改曰秣陵。吴曰建业。晋曰建康。其形势，前辈谓与洛阳同。廖氏云：“建康形势洛阳同，王气古云钟。”盖紫微垣局，南干之尽也。苏伯衡谓刘迪简云：“金陵地脉，自东南朔长江而西，数百里而止。其止也，蜿蜒磅礴，既翕复张。中脊而下，降为平行。所谓土中于是乎在。西为鸡笼、覆舟诸山，又西为石头城。而钟山峙其东，大江回抱，秦淮、玄武湖左右映带，两淮诸山合沓内向，若委玉帛而朝焉。诸葛孔明谓钟山龙蟠，石城虎踞，真帝王都。昔始皇见金陵有王气，东游以压之。其后三国吴都之，传四世。东晋又都之，传十一世，历百余年。南朝宋、齐、梁、陈、南唐皆都之，而年代不永，盖以其虽合垣局，而垣气多泄，故尔。杨筠松云“长江环外有三结，垣前中水列。垣中已是帝王都，只是垣城气多泄”是也。若以形胜论之，则江限南北，古今恃为天险。朱子曰：“东南论都，必要都建康者，以建康正诸方水道所凑，一望则诸要会地都在面前，有相应处。”刘诚意谓“襟带长江，势甚险固。”桂文襄谓“金陵，江北则有徐、颖二州，地跨中原，瓜连数省，并称雄镇，为藩离，有控扼之势。江南则有安庆，当长江委流，西控全楚，为江表门户。”按诸君子所论形势，是诚英雄用武之地，可以驾馭四方，号令天下而兴王业者。我太祖高皇帝以之定鼎，良有以也。但以地理家言之，虽合紫微垣局，奈垣气多泄，故成祖文皇帝再建燕京，为万世不拔之基，岂偶然哉！盖天眷皇朝，故二祖动即合法，而非有意于地理之说也。猗与盛哉！

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，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。如要下载或阅读全文，请访问：<https://d.book118.com/035003144140011340>